毀程氏之學以陰
詆朱子故奏及之

十年癸卯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上覽奏知不可強起故有
是命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徇
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
出海内學者尊信益
衆作感春賦以見志

四月武夷精舍成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徙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有精舍
雜詠
并序

朱子年譜卷之一終

朱子年譜卷之二

十一年甲辰力辨浙學之非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
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
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
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
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
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
輩言之答呂祖儉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
求放心爲本而講以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
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
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
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
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
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

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與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十二年乙巳二月崇道秩滿復請祠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十三年丙午三月易學啓蒙成六經遭秦燔燼惟易以卜筮得全迄于漢魏流爲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

十五年戊申正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再辭不允且趣入對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乃以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熹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曲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今留在此待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州縣奬諭甚渥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願聞其一言刑獄失當上曰似此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其二言獄官當擇其人三言經總制錢四言諸州科罰上

曰聞多是羅織富民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因循茍苟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因反復以天理人欲爲言規諷切至又言置將之權旁出關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波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獨陛下未之知耳又指其昇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漏洩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才薦迪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有才鮮不爲惡至論言官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途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論軍政不備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剥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不聞此果有將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又闕正官臣今迤邐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上所嚴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

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

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栗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栗怒至是遣吏抱印來迫以供職時朱子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不聽翌日栗疏其欺慢請行罷逐故事無以侍郎

劾本部郎者滿朝皆駭笑之於是朱子請祠上曰林栗似過當丞相周必大奏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向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仍援提刑從之

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朱子既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諭宰執曰林栗章劾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拌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極言栗以私意劾熹所言不實侍御史胡晉臣論栗很愎自用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栗遂罷去詔朱熹可疾速之任因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遂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告詞云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曠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爲操行善之久矣志在憂時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讜論留寘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諗祈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招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慍此古之清達之士也朕察爾誠是用陞職二等聽食優閑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淳熙十五年八月　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時廟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爲兩罷之策焉

九月復召辭初朱子之去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

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說

十一月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 初朱子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天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於是上感其忠鯁故有經帷之命蓋將爲燕翼謀也朱子因密草疏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遂不果上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初陸象山嘗有書與朱子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

於虛寂而不能以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然是夏象山爲之申辨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也朱子答書有云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形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有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且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既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象山第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朱子答書有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如曰朱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

十六年己酉正月除秘閣脩撰辭時孝宗內禪光宗即位

是歲序大學中庸章句二書定著已久猶時加竄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又各著或問及中庸輯畧

四月再辭職名許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

詔詞云以爲寵卿以爵秩不若卿名節之爲尤美也乃上表謝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

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又辭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朱子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詔免廻避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以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不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四月到郡首頒禮教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絰者朱子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男女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齊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耻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按語錄云先生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

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皆成精伎
又熟聞知錄趙師虒之爲人試之政事尤得
其實遂首舉之○是歲朱子
聞者無不心服 年六十一

奏除屬邑上供罷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
總制錢凡萬餘緡

奏行經界法初朱子爲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
之害至是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
究以至弓量筆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陳利
害疏于朝及與執政書究論之然貧民下戶
莫不深喜而寓公豪右兼併侵漁者輒以爲
不便會州人有居要路者幸其有是奏堅啓
從之久之有吉本州先行經
界後竟有阻之者事遂以寢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祠
不允

刻五經四書於郡各著爲說繫于諸經書後以
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
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熹覺得今年方無疑
又曰熹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
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
勝似
前年

二年辛亥春與永嘉陳君舉論學朱子往歲聞陳傅良君舉嘗著
詩說以書問之至是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
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

之音蕭勺群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呼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末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大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朱子答書云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較計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胷中未觸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說於辭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後無聞焉

二月與趙帥書論招州軍募江戍

三月復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正月長子塾卒于婺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塋遂有是除

四月去郡再辭職名上初政嘗除秘撰時已力辭奉詔褒許難以復受故

再辭焉與留丞相書論黨禍且以黨正黜邪爲諷其治漳也一以崇教化正風俗爲先務

朞年化成而去漳民莫不思之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不允

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

十二月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

三年壬子二月復請補祠職從之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速之任朱子猶以補祠職爲請遂許之

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先是韋齋嘗過考亭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居至是卒成韋齋之意

來康陳同甫來訪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浙東朱子往歲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辨難朱子累荅書極力開論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畧辭

四年癸丑正月再辭

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朝朱先生安在荅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誥詞云十國爲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爲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爲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爲朕教之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爲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事多訓可紹熙四年十二月日中書舍人樓鑰行詞朱子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

五年甲寅正月再辭詔疾速之任詔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祗誠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

五月至鎮在途所次老稚携扶来觀夾道塡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朱子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士俗懽動

洞獠侵擾郡境遣使諭降之徭人蒲来矢出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召問之以爲可招期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昇即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相若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改建嶽麓書院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先生之舊久而廢墜乃更擇爽塏之地而新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課試而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朱子常窮日之力治郡事夜

則與諸生講論問荅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己務實之學慷慨至到聞者感動

奏請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以本路別無軍馬唯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遥隸襄陽不便故以爲請

六月申乞歸田不允時孝宗陞遐朱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憂懼遂有此陳

七月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先是蜀人黄裳爲嘉邸翊善講說開導上學頗進一日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光宗問爲誰對曰朱熹或言長沙之命亦頗由此彭龜年繼爲宫寮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雜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熹之說云何蓋頗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召用

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先是漳州任内嘗列上釋奠禮儀待請施行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下之時召還奏事又苦目眚乃力疾窮爲鈎校刪剔猥穢定爲數條頒行巡内州邑僅畢而行

立忠節廟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彦卿趙民彦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

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殁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肖象祀之又請于朝賜廟額曰忠節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速供職誥詞云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頒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恩滿于上論且將曾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於焉翊不如賓之本朝召賈傅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

茲渴想望爾遄驅可紹熙五年八月日黃由行詞朱子初辭奏事之命兼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爲超躐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蓋朱子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

九月晦日至自長沙次于郭外先是朱子行至逐首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

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道之使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來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爲兀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

十月朔乞且帶舊職奏事次日入國門越日奏事行宮便殿其畧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如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三劄皆言湖南事宜初朱子行至宜春門人廬陵劉黻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

辭新除職名不允奏事後面納劄子辭職名有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消埃而疾病不支遂竊待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

拜
命

上孝宗山陵議狀趙彥逾按視山陵謂土肉淺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實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朱子乃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乃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朱子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

差兼實錄院同脩撰再辭不允

更化覃恩授朝請郎賜紫金魚袋誥詞云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代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奬而不忘也長沙謀帥強爲時起肆予初政式遄其歸于以勸講朕將虛已聽焉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黃樂告可紹熙五年十月中書舍人陳傅良行詞

乙巳晚講乞令後省看詳封事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

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令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端慶聖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朱子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却賀表不受末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

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有旨修葺東宮三數日間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其畧曰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饑餓流離太上皇帝未有進見之期而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憂苦晨昏之養尤不可闕不宜大興土木以適安便又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謬妄之言但欲於祐思諸陵之旁趲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臣願陛下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及過宮之日願暫變服色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及深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材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較量勿徇已見若夫山陵之卜亦望先寬七

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復思慮斷而行之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朔編次講章以進

朱子進講數論及盤銘冊書復編次成帙以進上書且令點句來聞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其言頗陛下日用之間言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即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知

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所以推廣上意焉朱子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顧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請修嫡孫承重之服

畧曰禮經勑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義當然也漢文短喪之後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壽皇聖帝至性孝誠易月之外猶執通喪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甚盛德也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遣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日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

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按書奏藁後云嫡孫爲祖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殁而爲祖後者服斬本條下疏中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在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撿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

上廟祧議

孝宗將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并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者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給舍樓鑰陳傅良皆附和之癸亥常集議朱子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復引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豈可謂無功德併其說上之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鑰獨乞主併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在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初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陳奏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俱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在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僖宣廟而更創別廟以祀四祖矣時相既以王安石之論爲非

異議之徒忌其軋己藉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恨之

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戊辰入史院朱子以實録院略無統紀脩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脩前後往往不相應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爲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紀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案底在時檢討官不從

丙戌詔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辭

是日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留御劄固諫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因即附奏以謝樓鑰弼騂劉光祖陳傅良皆爭留之不可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遂行道除知江陵府辭不允迺日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所以逐朱熹之縣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史侍孫逢吉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初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帥臍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聞之惕然以爲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朱子只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

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之而一時
爭名之流亦潛有惎間之意由是侂胄之計
遂行朱子既去國彭龜年遂攻侂胄因奏曰
正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亦欲陛下
亟去此小人既而省劄直批龜年與郡侂胄
由此聲勢益張群憸附和并疑及丞相視正
士如深仇衣冠
之禍盖始此云

十一月還考亭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

初還過玉山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辭
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
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一篇
以傳于世及抵家遂力辭新命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誥詞云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
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
頒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丘樊被累朝之
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翻然既
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見卿幾晚方善
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士仍
夫華職秩以真祠盖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
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
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
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
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
懷而良咈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槖之班
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祗予訓用
蹈于中可依舊秘閣脩撰宮觀差遣慶元元
年十一月　日中
書舍人傅伯壽行詞

竹林精舍成朱子既歸學者甚衆至是精舍成
率諸生行釋菜禮于先聖其文畧
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
維顔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孟益以光大自
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
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
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
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晩親有道載鑽載仰雖
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
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
初精舍規約整肅置堂長以司之且書其門
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後精舍更名
曰滄
州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正月辭舊職名三月又辭並
不允以議僖祖祧不合自劾并累申省有旨次
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
降指揮不得
再有陳請

轉朝奉大夫誥詞云勑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
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彝倫子
法從之英亦用敘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
道精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夙此志以六
經爲諸儒之倡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
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階積久以致
官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
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敵告可慶元元
年三月　日中
書舍人鄧驛行辭

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不允初侂胄即欲併
逐趙相而難其

辭及是誣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侂胄矣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己者然後可以肆志陰疏姓名援之於是群小附和以攻僞學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迭諫以爲必自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著共之遇避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云

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充秘閣脩撰宮祠如故先是辭職名不允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待罪乞鐫職名詔無罪可待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銜詔從之

是歲楚辭集註成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于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其書又有辯證及後語

二年丙辰二月申省乞改正恩數大意言昨來疏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請乞改正不許

十二月褫職罷祠先是臺臣擊僞學既榜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知之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士子咸避時忌文氣日卑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

度外不煩過慮久之奸人相顧不敢發獨胡
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
川先生得爲祭官紘因以藁授之繼祖銳於
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從
之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置道州
善類重足以立是歲作皇極辨後記

是歲始脩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
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
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又他書可相
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
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凡日有
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
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草奏
欲乞脩三禮曰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
來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
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

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
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
雖不行而士猶得以通習而知其說熙寧以
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
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
諸生又不過採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
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
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
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徒以短長聲
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
爲闕也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
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
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
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
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
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問亦有得其遺

志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來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不及上

三年丁巳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前數日朱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褫職之命來報者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翼旦諸生乃知有指揮尋具表謝畧云雖補過以脩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時鄧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動既行朱子與嘗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舂陵朱子爲之哀慟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時黨禁益誹稍稍善類斥逐無遺三薦舉考校皆爲厲禁朱子方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輟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曰熹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何事

四年戊午作書傳按大全集止載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

韓文考異成

藁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沉俾足成之

十二月引年乞休朱子以明年年及七十尚帶階官義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是歲荅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却亦可瞑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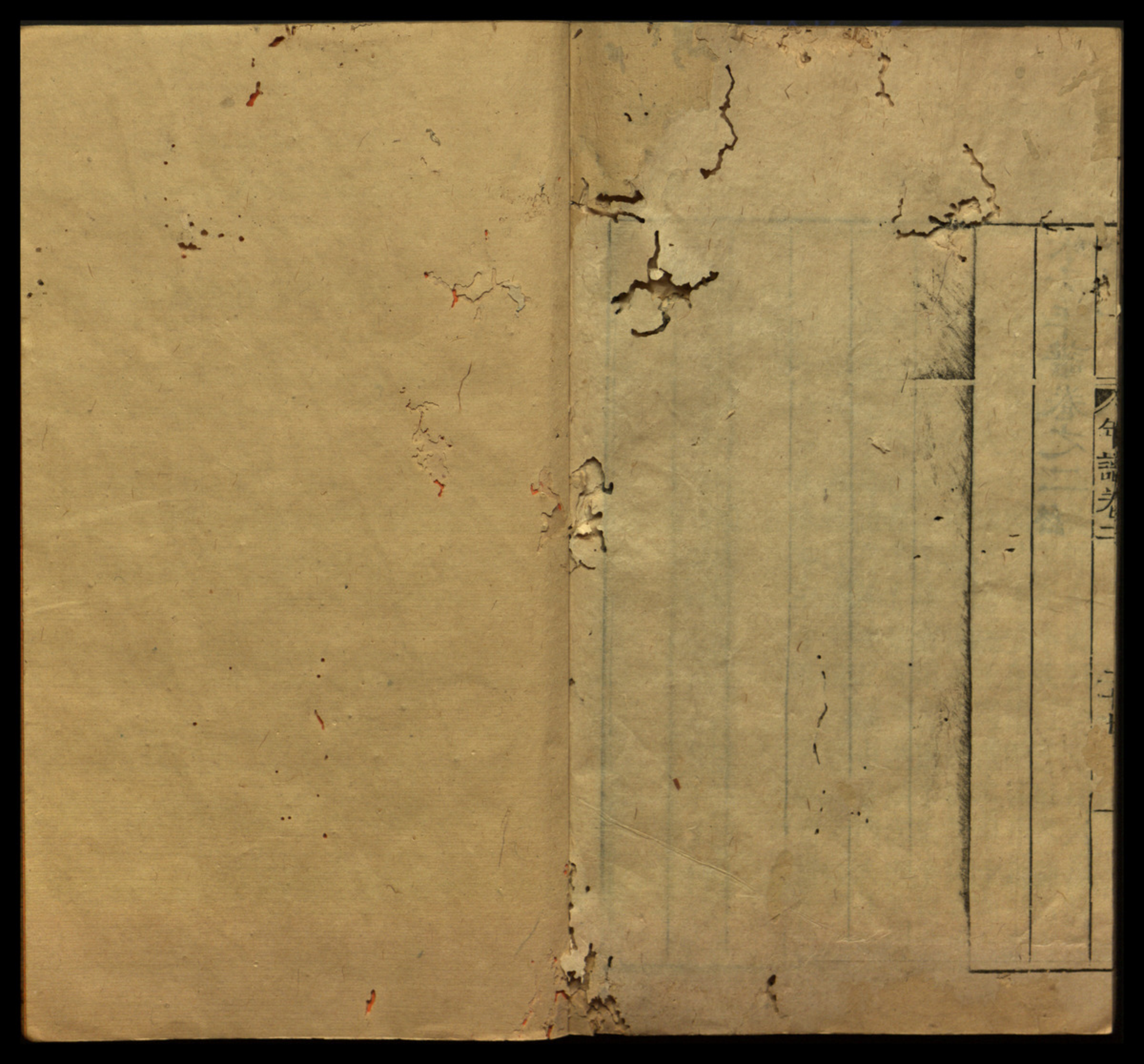
五年己未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始用野服見客坐位榜畧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宗衫自不爲簡

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嘗與廖德明書云大學又脩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足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先是已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甲子朱子卒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少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

拾遺文一與黃幹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踵而成之其書界行闊具逐項合脩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一與范念德托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頷之就枕誤觸巾且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辰又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

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會葬者幾百人

朱子年譜卷之二終